

身外身

怪異
小說

身外身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四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五年三月再版



分售處

編輯者
印刷所
發行所
發行所

怪異小說
身外身(全一冊)

每部定價洋二角五分

蔣景緘

文明書局

上海棋盤街
文明書局

上海拋球場
中華書局

北京 天津 保定 山西 奉天 長春
雲南 西安 成都 重慶 漢口 武昌
中
華
書
局

長沙 常德 開封 南昌 南京 杭州
溫州 福州 廣州 汕頭 濟南 石庄

哀情小說

靈

鵲

夢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是書叙鄭劉二美與浙中常生事通脫處如湘雲謹嚴處如妙玉纏綿處如黛玉激烈處如晴雯中間插入喜子墜兒秋芙劉升一般人物則又如劉老老傻大姊等是能學曹雪芹而神似者

哀情小說

春水沉冤記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敘一女子二男子爲情顛倒鴛鴦同命葬身愛河文筆亦離奇曲折沉鬱悲涼爲言情之絕作弔豔一章結構尤奇是胎息於桃花扇而能青出於藍者

言情小說

藕

絲

記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敘一男子眷一女子格於母命聯姻他姓後值母故宣告離絕此女子乃遭讒病歿憂鬱無聊之中與前妻相遇驚爲才貌俱絕然悔無及矣情節至爲曲折通體都用反筆襯筆無一直率處自是佳構

豔情偵探小說

情

謀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此爲吳門近事一閨秀暱比匪人幾幾墮溺幸逢情謀設計破壞奸謀該女亦悔過自新其中匪人之狡猾情謀之機智繼母之斡旋小婢之勸告一一寫出文筆却粧點有致

怪 異 小 說

身 外 身 提 要

一生家貧有志擬作空中遊而困於財力有友善催眠術爲之互易靈魂生之靈魂入一富人之身妻妾滿前爭妍奪寵生覺種種不慣情形頗足發矇富人之入生家亦然卒藉其資以遂遊志空中忽遇天國敵人躬爲俘虜遍遊天國政治之善良器械之精美非近日歐美諸國所能夢見而組織乃出自吾國人此爲錢塘蔣景緘君所撰文筆奇特與事實相副鋪芬揚藻字字熨貼與林琴南氏不相上下小說至此歎觀止矣

小怪異說

身外身

錢塘蔣景緘著

第一回 述奇疾回憶夢中天 談富豪忽逢身外我

武光曰余健全人也。余家人若戚畹皆謂余有腦病弗治且殆。余臨餐能飯食酒至斤許雖無專門學亦略具普通知識與人言有首尾余健全人也。惟余善睡睡或一二日或數十日不一不飲不食無所苦睡時泰山起於前震霆怒於頂余冥然罔覺。瞑若死鼠第鼻聲僅屬與埃及木乃伊微異。余家人之謂余爲病蓋卽在此。然余之睡實含探險性質。吾國將來璀璨如花之軍事史余屢於睡中得其端緒。或者乃疑其非佳朕深以驅去爲幸。抑知余之異稟非天授而人造必希望余與之絕交。其妒余享此奇境耶。余今亟取睡游載筆露布其概弗余信者第於余就睡時往探里中戴壯游之動作可矣。

戴壯游富豪也。富而慳着錢於囊摩挲之至光滑鑑人不忍釋。生平足不出里。

門一步舟車之利遇之殆成虛設余鄉人所共知也往歲秋仲金風送涼天地初肅壯游例必蟄居別墅如狷如鼠外人罕睹其面爾時則破例出游游且遠見者聞者咸引爲異余謂其可異者不第在此壯游平生不知英語當日則操之如夙習又揮霍好友不以儻來物爲重輕凡此殊異之點舉之殆難更僕彼豈忽病神經改易常度耶亦以所有之靈魂已爲余也守此軀殼莫禁他人之奪舍也

所謂他人者自壯游一方面言之則爲他人自余一方面言之則余也余幼讀吾國最近歷史即慨中華國徽不獲飛揚世界與列雄絜長比大每思馳觀域外閱歷有得歸遺祖國顧窘於遇限於資鬱鬱不自得吾友成志仁哲學家也一日余謂之曰催眠之術原於心理君究哲學於此當有獨得志仁笑而不答再叩之則曰武光君乃欲學某某爲婁豬之誘耶余正色矢必無此且曰余無他願唯願能得此術變化富人心肝使與吾人願望符合斯可矣志仁哂曰茲

事似亦非難。君第須之。或當有以報命。是時余與志仁行田塍間。方值春暮。麥影懔懔。野風扇暖。遙見一人布衣草服。立於煙外。志仁顧余曰。武光君所期之富人至矣。余雖聞此人名。固不與之相識。弗虞志仁之謂彼。貽愕四顧。如覓針芥。志仁已知余意。即微語曰。君求富人。乃未知富人之特別標識耳。日之前且猶失之。何論其大也。蓋富人者。其目惟見貨幣。故常小其眉。時憂窮約。故常縐其髮。時供搔剔。故常短。今當前之人三者俱備。君胡熟視無睹乎。余恍然有悟。甫思凝視。驟覺足下似有所躓。身搖搖欲仆。勉自支拄。忽覺余身已與志仁相遠。志仁身側復立一人。所著冠服悉類於余。而余身則立富人所立之地。衣履已成。僮態余猶未疑。志仁遽施其技。然余髮已髡。此時搔之則有若螺之髻。匿於冠中。似留亡清紀念。志仁身側之人則髮際童童。大與過去之余相類。此時余悟志仁已實施其心電。使余與彼形魂互易。視余之所希望。乃尤有進喜躍不能自制。顧一經其斜睨。余面則畏禍之心忽騰躍於腦際。頓失愉快態度。於

是趨就志仁將詰其異志仁殊不相顧蹠足逕去而身外之我亦隨其後千
他往余獨徘徊道左欲歸懼余妻孥不識欲入此人家則其姓名余且未悉
烏知其家居何所者嗟乎余唯好奇乃爲奇事所窘此劇初演已有我安適歸
之苦境而又無可控訴余初憲志成之適如余願至是轉憾其行之鹵莽矣

第二回

引迷津簾牀供嚮導

湊病名醫士話傷寒

風景不殊人面頓改歧途躑躅桃花笑人余痴立田塍默籌知余姓氏之策苦
無良法驟見一童趨過忽得計劃急呼曰孺子：煩汝寄語吾家令速以兩人
至掖我以行我足爲蛭所傷脛乃暴痛牽及筋肉故須人之佐我汝能不辱吾
命吾將犒汝銅蚨也童子噉聲以應且諛余曰戴老此細事何勞錫賚余當即
馳報也言已歡躍而去余於是始知此時之余實爲戴氏然尙不知當何所字
私衷自揣如遇困難之算學題無由能決者須臾童子偕二健者昇一簾榻其
後則有衣服整潔之中年婦人皇皇奔赴呼余爲弟余亦應之以姊此婦促余

登楊命健者緩昇余行且行且絮絮問所苦余素不善作僞此時權辭之設天良殊不謂爾一經詰難期期艾艾不能成語此婦疑余痛極脅亂遂不復詢無何抵家門漚浮釘閭閉撲地宛然富室至是余已陰識此間爲戴氏壯游廬舍壯游幼失父母室中羣雌粥粥舍其身外更無男子余於是默默自揣竊定壯游當爲余字第有舉此字以相詔者當力振其怯以應使人弗疑暨鼎乃入門後粉白黛綠紛集余側各致詢詰大約皆問蛭傷作何見狀余居田間久知蛭傷者出血少許糝以鹽屑良已痛苦亦殊不烈不謂富人遣此獻媚者竟視爲非常奇疾乃知孤寒者虛生此世也衆中有一少婦羣呼之爲金姨金姨纖腰蹣跚步輕盈似可作掌上舞戴之專房寵也乃戴寵其人適以成余此時之厄運彼婦見衆所發問題余似答非答令人沈悶欲絕逕辟衆而前舒其皓白手腕爲余緩解結襪之帶將以驗脛傷之輕重

余既無傷供其考驗雖家門幸識而欺誑之覆頃刻將發安免第二困難者方

無策以相拒而一僕又言醫士已至即見弟余之婦麾衆整拭几案位置文房命諸婦隱余榻後母譁母笑靜聽醫言何若須臾微聞嗽聲醫士歛段如驢入於室內坐既定按脉不及寸輒請觀余傷處嗟乎余之傷處不知何在而相擾者乃紛瀆不已余知不可避遂力壯余怯徐舒金姨所驗之足捋禪示之以脛脛膚色相若了無所傷余則以心命口堅言痛甚醫略致踟躕即爲鄭重之聲曰此非蛭傷此乃脫足傷寒之發見不亟治痛至心且死余知此醫白晝逢魔驟生狂噬竊哂其陋幾將縱笑然又感其拯余困難弗欲揭其真相則且匿首衾角顫聲呼痛讀者須知余之呼痛殊非得已否則笑聲發也醫旣揚言治療艱遂婪索多金而後處方去於是諸婦咸知此症險侍余唯謹而余之困難亦愈甚蓋余健飯食酒爲恒事以病故遂禁制不得一醉飽欲就志成共語而以病未可無肯縱余出室一步者余旣處此脂粉之地獄又念余之軀壳不知作何狀余雖不冒非禮置禁鬱於弗顧而色荒之戴氏或竟與余相反余將何術

挽之耶。噫。失敗。：失敗。：余先時何計不及此。今計及此。則已晚。余於是煩擾。不勝。殆將真病。不覺自床躍起。繞室疾走。此時金姨方以湯劑至。見狀大訝。已復大喜。轉其輕脆之喉曰。吾主愈乎。余應曰。謝汝愈矣。此語甫脫。諸口而余之。阨運又至矣。

第三回

道義涇涇春風不度

羣雌粥粥妒焰初張

吾書不云金姨爲壯游寵姬乎。壯游他事。雖慳於財。獨後房之寵。則能量明珠。以相聘抱衾者。五六輩。並皆妖艷。而金尤姘好。纖蛾秀髮。佐以盈盈之秋水。軀幹玉立。肌膚瑩緻。畫中人殆難比擬。此雌驟聞余病良瘥。以其溫膩之手腕。觸余肩際曰。主向施恩。紅玉知其膽怯。常弗令之獨宿。今以區區足疾。俾人不獲與君同夢者數日矣。今幸勿藥。君其奈何。言際眼波微錫。梨渦暈絳。似嗔似喜。蕩人神志。嗟乎。諸君余雖馳心域外。欲求達吾遠游目的。柔鄉探險。良非所願。乃前途漆黑。竟投慾海。我心匪石。我腸匪鐵。胸際動脉躍躍爲之震蕩不止。余

初訝當代之偉人間關險阻奔走國事至犧牲腦汁頸血而不悔及事功既就則金錢揮霍視同沙礫駿馬如龍後房如鯽向之犯萬死而決然不顧者今則犯衆怒而不悔頗疑其人前後異趣之速及躬遭此境乃知粉白黛綠之墮人志節不少也然余雖爲金姨所魔阨而繹吾恐懼初念則當前之雛艾不覺視若蛇蝎惟懼逢其毒螫蓋余雖不習迷信懼受愆淫之罰然念形魂既易戴氏無人識余爲贗吾家亦詎能識戴憑余身者茲事之危余幾不敢設想而金姨之厚我不啻爲余喝其當頭之棒令人憬然神悚於是纖掌所觸之處似視搗炙尤苦金注視余面調笑尤虐余素固能諧諛際此則嘿不能發弟覺頸筋暴漲顙爲所掣乃帶微顫金睹余之怪狀螭蟻之領忽俛出巾於袖搓揉其目爲涕零之態曰紅玉猥以賤質獲侍吾主主卽不言寧弗自知昨晨有人相告謂主於未病時曾與菊奴締結密約他人將在淘汰吾卽惴惴慮受齟齬今觀現象若此足知人言信矣言已掩面哀啼宛轉悽惻余初不知金姨爲紅玉及

聞其續續自呼始獲領解若菊奴之爲何人或未經覲面或覲面而不能辨何從締其密約者唯余襲戴氏軀壳則戴之罪孽悉爲余之罪孽百喙當亦莫解而所持潔身主義則又甚類薄待紅玉愛情他有所鍾者此際喁喁花泣亦固恃寵爭妍之常態然而余乃煩冤莫訴矣欲出旣爲所阻遂不得不從事於慰藉余乃呼其其名曰紅娘……語甫發而乖誤又見金姨展盈盈之淚眼發其嬌慍曰吾非待月西廂爲雙文之鴻雁者奈何乃亦以此呼我余知問俗問禁之舉未行故言動皆滋咎戾然余之靈魂雖居傳舍此家則以主人目我甯有朝夕與處而不知其習尙猶待詳咨博訪者故余之頻遇困難實迫於勢之無可如何當爲讀者所共諒也余方苦金之相逼太甚忽聞笑語大縱步履之音亦雜逕即見弟余之姊氏前驅餘則燕瘦環肥爭集一室蓋皆病榻前日與周旋不能一一辨其名氏者綜言之則不離於壯游之姬侍近是此輩咸知余足大愈向余稱慶余亦相與周旋以酬衆意語際嘿識諸人知衣素者爲白姨衣

玄者爲秦姨。鬢髮覆額。不髻而辮者爲常姨。修蛾入鬢。纖腰一握者爲曹姨。金姨所指之菊奴。則螺髻雙丫。猶作侍兒裝束。凝睇其面。雖加塗澤而淚痕隱隱。笑語之聲。皆類強飾似怨。余之久於金所者。嗟乎。余之隱衷。無能披以相示。奈何。觸處皆窮耶。

第四回

簿計珠盤可兒肆謔

笑風涕雨慧婢投懷

余囚脂粉陣中。左顧右盼。苦無遁逃之術。無聊酬酢支吾。最苦猶幸壯遊之姊。在側羣姬。雖以余爲矢的。尙不能恣其力之所及。乃此婦少事徘徊。旋以勾當家事。遂匆匆出衆。睹其去無復顧忌。乃競向余。騰其笑謔。其始猶以主人相謂。繼則諧謔百出。各極其態。白姨齒牙鋒利。出語冷峭。宛轉酷類其人。恒以錢袋謂余。蓋白喜淡裝。每屏珍飾。弗御壯遊市得華靡之品。往往擲諸妝奩。壯有墮甌之歎。白輒嗤黜其俗。故以此佳徽相奉。久之遂成習慣。初恤余之病體。未敢循其故。常至是矢口而出。余初不解所謂。徐審語意。始知爲余代名也。諸姬譁。

笑未已而擁肩摘耳之態又相繼而作此際余身乃如傀儡一任若輩播弄而無能自主俄而秦姨忽附常姨之耳作密語常微頷其首乃聯袂偕出余方私幸可少宵貼不謂甫踰時鐘分許此二人者已連翩而返秦姨手執巨冊厚可尺許常則挾一珠盤以從其後二人奔走氣促而笑聲格格涕泗俱出入門秦俯其腰以手摩腹置冊余前久之始忍笑而言曰財主君已數日不事鈎稽故神志恂恂與人言語均弗欸洽今吾姊妹挾此寶物以至君可右執珠盤左繙簿計與親愛之金錢求生活勝於愁對吾輩萬萬矣姬言至此余乃知其相與笑謔之故竊計余之此來其意固在假資於戴此類簿計初不可以不睹因陽爲冷語曰謝汝汝乃深知吾意竟能弗勞誥誡代吾勞勸會心人固宜如此也姬聞此語揶揄益甚余不顧啓其簿計涉目流覽精神頗極專壹簿計中詳記不動產之歲入可得十數萬金苟取十分一二資余游費已可不虞竭蹶更何待於求多也審覽未已金姨薦自身後攫之以去力擲於案曰此等瑣事詎宜

於新瘥之後。焦勞思慮。秦姊亦殊不能解事矣。余重違其意。即亦度置珠盤於案。曰。吾亦未嘗樂此第恨無人相代耳。曹爲金姨所侵。謔浪之態。驟歛兩顴。頰若丹霞。星眸閃動。嬌怒之狀。如掬此時。菊奴驟爲冷語。曰。余固謂吾輩欲行何事宜。先咨稟主翁之要人。今兩姨以專擅。若此。僅受言語懲罰。猶云幸矣。曹方怒。無所洩。聞菊言立睡。其面曰。汝爲何人。乃亦肆其簞鼓。須知此間無汝發言之地。當俟承歡侍寢時。爲枕邊之私語耳。金固不歉於菊。至此亦反戈相向。詢其要人之言。何指舒掌欲攔其頰。菊知不敵。越衆投余懷際。哽咽言曰。渠輩無人不欲以吾爲俎上肉。吾雖託於此間。實無地置此顏面。第願主人仁恕。慨爲雪衣之放。俾得少延殘喘。則有生之年。皆爲禱頌。吾主之日。倘必視其蹂躪。至死弗爲之所。則孱弱之人。未必不爲猛烈之鬼。當於吾主之前。就死訟吾仇於地下也。言時。淚落如縻。沾漬余之懷袖。襟袖皆濕。雲鬟零亂。脂粉狼藉。彌露可憐之態。金姨洵洵不已。詆其狐媚。曹常亦嬌怒叱咤。似欲與之決首爭命。余旣